

青田杨梅飘红

■ 吴长沙

说起家乡青田杨梅,我们无不感到自豪。青田杨梅大如乒乓,肉质细腻、汁多鲜甜、风味浓郁,直抵味蕾。

6月初夏,青田杨梅上市了。鸣山路摊位上的杨梅个个饱满亮泽,尝一口爽口入脾,让人忍不住拍手叫好。摊主们亮出销售法宝,热情地递上一颗东魁黑炭梅,邀你现场免费品尝。一尝之下,你便“欲罢不能”,大手一挥:“老板,来一斤!”此刻,老板的脸透红得似眼前的杨梅。吃完一斤杨梅,肚里的馋虫早已蠢蠢欲动。你吆喝三五好友,钻进老板的车,直奔杨梅基地。

青田的杨梅基地蔚为壮观。一排排大棚搭在杨梅树上,紫红的东魁杨梅在大棚的映衬下愈发闪亮。你忍不住摘一颗塞入口中,轻轻咬开,甜汁四溢,回味无穷。你和朋友爬上杨梅树,动作灵活得像猴子。一番采摘后,肚子早已圆滚滚,杨梅的甜液正美滋滋地抚慰着肠胃。老板自豪地介绍:“我们的东魁杨梅糖度最高达15.5度,率先引入了双膜大棚技术。这项技术通过双层薄膜覆盖,大大提升了杨梅生育期的有效积温能力,让杨梅更早成熟,进一步提高了产量和品质。”说罢,老板的喜悦爬上眉梢。他拍着胸脯道,棚下飘红的青田杨梅让我们抢“鲜”上市,不仅受本地市民喜爱,还销往上海、杭州、温州等地,甚至远销西班牙、意大利、葡萄牙等国家,价格卖到10元一颗。葡萄牙人称之为“morango chinês”(意为“中国草莓”)。听完老板的讲述,你还会觉得青田杨梅只是一颗普通的杨梅吗?不,它被誉为“青田大山里的红宝石”,闪着迷人的韵味!

迷人的青田杨梅,飘红的青田杨梅,红在每一个青田人的心中。青田华侨曾突破“九山半水半分田”的困局,远赴海外谋生,却始终牵挂着故土的作物。青田杨梅作为故土上的甜蜜果实,海外华侨怎能忘记?如今,空运而去的青田杨梅让他们解了馋,却解不开心头的故乡情结。远在西班牙北部毕尔巴鄂的华侨杨忠敬,19年前离开家乡时带走了5棵青田东魁杨梅苗,种在毕尔巴鄂的庭院里。经过悉心照料,这些来自故土的杨梅树在第五年结出第一批果实。起初产量有限,个头小,味道带点酸涩;后来,经过多年的阳光雨露,五棵杨梅树渐渐适应当地水土,结出的果实个头大、甜蜜爆汁、沁人心脾。“每一颗都饱满圆润,味道很甜,和家乡青田的东魁杨梅相比毫不逊色。”杨忠敬自豪地说。原来,飘红的杨梅早已飘入每一位海外游子的心头,飘不走的是故土的情味。

青田杨梅在六月持续飘红……红彤彤的果实,等着你来品尝。这么近,那么甜,周末来青田!青田的六月,让你甜滋滋!



暮色

■ 季一梅

晚霞罩住暮色
上演一场川剧变脸
我有一个忧心忡忡的手串
锁住了悠闲

老屋是好久未谋面的朋友
搭住我的双肩
我站成故乡的一株忘忧草

远处飞机变成流星缓慢移动
白云散成喇叭
吸住远飞的大雁

大雁亲吻远山
银杏弯成蓝天的小辫子
我揪住风的头发
剪掉三千烦恼

愿人间无恙

■ 林建利

若干年前,我生平第一次住院。手术室白茫茫一片,我被推进时,不知道是面对死亡,还是迎接重生。

护士一袭白衣,神圣,纯洁,那时我想到了高山上的皑皑白雪。我的心既紧张,又安静。护士说话的声音很轻柔,在那样的轻柔里,我沉沉睡去。

我是被一阵清脆的喊声唤醒的。一度以为是睡在自家床上,迷迷糊糊,昏昏沉沉,醉酒的感觉。我睁开眼睛,我的上空,也有一双眼睛注视着我,温和而亲切,白色的帽子白色的衣。哦,我终于想起,我就躺在手术室的推车上,我刚刚做过一场甲状腺结节手术。

我放松了下来。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医院的不可替代性。我们都不想去,但又不得不去,我们对于医院的依赖是谁也无法控制的。

因为我们眷恋生命,而生命强大又脆弱。那时是早上六点半,被一手术推床推出病房。走廊很短,又很长,走廊的风,从我的头上掠过,冷冷的。我经过每一个病房门口,似乎都有目送我的双眸在,我分不清,是关切,还是好奇。而护士台的护士,依旧忙着自己的工作。

推床下电梯的感觉很奇怪,仿佛是下地狱,我躺在推车上,感觉很不舒服。但我心里明明知道,电梯乘我奔赴健康。

车子七拐八拐,我已经记不得方向了。停下,大门被推开。左边是一排长长的推床,推床上躺着病患,在悄然的等待中,他们将被推向不同的手术室。医生在忙碌术前准备,护士也是。患者将迎来一场麻醉,昏迷后许是一场器官的重组。

许是对死亡的恐怖,我们选择了医院。医生对于病人的各种疾病以及生死,已变得淡然。病人完全不一样,一旦知道自己病了,对生的渴望,越发强烈。

病床临窗,玻璃上闪耀着阳光斑驳的影子。楼下是未完工的医院扩建工程,穿着蓝色、黄色衣服的身影来来去去,像不知疲倦的蚂蚁在劳作。

妻子弯下腰,拉好床上的被子,望着仰躺在床上,眼里是满满的关爱。从妻子的眼神里,我感觉到活着,是为人为父的使命和责任,为了他们,我必须健康健康的。

远处,落了一地黄,该是银杏的叶吧,光秃秃的枝丫,显得萧条,那树儿,昂首挺立,目视车来车往,诉说古往今来。来年,那绿色,那金黄色,又是会驾临的。

“好好睡一觉吧。”妻子喃喃说,那声音,宛如秋天里轻轻拂过的风。

我也是这样想的,等过了今天,精神就振作了。可是,等待我的,却是生不如死一场搏斗。

麻药失效,刀口开始头疼,身上插着导尿管、导血管,那是三根无形的绳索,死死地将我绑定在病床上。不能活动,肌肉僵硬,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疼痛持续袭击。妻子鼓励我:“总要想办法坐起来啊!”我何尝不想?可做不到呀,我一次次试着坐,一次次失败告终,刀口的疼痛,像个魔鬼,硬生生地将我压在床上,以至于我最终失去战斗的勇气。

夜,在迷迷糊糊里闯进,工地变得静止,工人们劳累了一天,迫不及待回家去陪亲人,兴许,携儿带女在哪个公园看秋,兴许,一家人在幽暗的灯光下,眯点小酒,也兴许……我好羡慕他们一身无恙,那是一个人的幸福,幸福,夜属于一家人。

病房里的空气,却是凝固的。那时,我像一根木桩,保持着几乎是同一个姿势,临近午夜,不能动,对人来说,是很残酷的刑罚。临床病友竟然睡得那么酣,我羡慕至极,睡眠,已经是我深夜里的奢侈。正当我感觉到身体能量迅速流失之际,胃,开始了剧烈的绞痛,一阵又一阵,打破了夜的宁静,那些黑的色彩,一团团变得黏稠,向我一轮一轮压来,几近窒息。

我渴望,黎明的到来。门口响起轻微的脚步声,是保洁阿姨来。我一下子精神振作起来,妻子打开窗帘,街上,车辆川流不息,工地上,恢复了白日的热闹。

妻子心疼,又无奈。“想办法坐起来,医生说,要坐起来,要走动。”她望着我,喃喃。

我调整好姿势,妻子帮着拖背,终于坐了起来。再慢慢移动,一只脚下地,另一只脚也下了地,哇,我终于可以站在地上了。我感觉,全身血液一下子畅通,缓缓迈着步,轻松,舒畅。

那一刻,我明白,其实,坐和站,并不难,难的是心理上的障碍——我缺乏“坐”和“站”的勇气。

晨光,斜斜地铺设进来,似盛开一朵又一朵黄金般的花。我呼吸到了生命的力量。

生命,很美。愿人间无恙。

故乡的老街

■ 章爱玲

故乡,永远是每个人心灵深处的归宿。故乡的老街,更是游子们魂牵梦绕的温暖角落,是记忆中最璀璨的一道风景线。

我童年生活的地方,是一个仅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,名为西洋村。那里没有悠长的巷弄,也没有古老的街道。而在记忆中热闹非凡的老街,位于乡里,那时叫油竹乡,老街叫店前路。

老街,意味着岁月的沉淀。土墙、灰瓦、木板门和石板路……它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足迹,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,历经了老街坊生意人起起落落的沧桑岁月。

我对这条老街的记忆,大概始于十来岁。清晨,阳光升起,街道也随之热闹起来。每一家店铺陆续敞开大门,迎接新的一天,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辛勤的劳作。

裁缝铺里,缝纫机欢快地踩踏作响,裁缝师傅全神贯注地为乡亲们量体裁衣,一件件合身的衣物由此诞生;理发师仔细清扫着地上的碎发与灰尘,耐心等待着前来理发的客人;制作挂面的人家,早早将洁白的挂面晾晒在门口的木架上;唯一的一家诊所,医生身着白大褂,亲切地忙碌着,接待着病患。

街道边,板车上摆放着新鲜的肉类,箩筐里装满了小虾米、小鱼干,菜农的簸箕中盛满了各类蔬菜……形形色色的自由生意人,大声吆喝着自己的商品。

店前路的中段,是一个充满烟火气息的菜场,犹如生活的大舞台,每日都在上演着平凡却又生动的故事。

每个摊位铺陈开来,蔬菜水果摆放得整整齐齐,琳琅满目。肉摊上,新鲜的猪肉、牛肉、鸡肉散发着淡淡的腥味。水产摊上,鱼蟹虾在水桶中欢蹦乱跳,不时溅出水花,打湿地面。

摊位之间的通道较为狭窄,忙碌时段,人们常常摩肩接踵。挑挑拣拣,询问着东西的品质、口感,或是一番讨价还价,此起彼伏的声音交织在一起,热闹非凡。每个摊主都能熟练地应对顾客,称重、算账、装袋,脸上洋溢着热情而真诚的笑容。

老街的菜场,不仅是食材的汇聚之所,更是邻里交流互动的温馨场所。在这里,人们谈论着家长里短,分享着生活的酸甜苦辣,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。

老街的一隅,还有那老旧的供销社。登上高高的台阶,两扇笨重的木门敞开着,里面售卖着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品。即便在其他地方寻觅无果,最终也能在供销社找到,这里是货物最为齐全的地方。

踏入供销社,一股陈旧的气息混合着淡淡的商品味道扑面而来。木制的货架整齐排列,上面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。从日用百货到农资农具,从糖果零食到针线布头,每一件物品都是生活的必需。

柜台后面,售货员熟练地整理着货物,脸上带着温和而熟悉的笑容。陈旧的算盘在他们熟练的操作下,珠子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,一笔又一笔的价钱在他们手中精准算出。

然而,老街的一切,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改变。孩子们长大成人,纷纷离开家乡,离开老街,奔赴更大的城市。老一辈人中,只有少数人还在坚守,有的出国,有的搬进了高楼套房。

几十年后再次经过这条老街,它已沉静如垂暮的老人,依旧是那不变的灰黑色调,鲜有人再去关注,再去探望。

昔日熙攘喧闹的街道,如今冷冷清清。曾经那些充满生活气息的小店,如今门窗紧闭,窗棂上布满尘埃。

望着老街的尽头,夕阳的余晖倾洒而下,给老街披上一层金色的薄纱。可这短暂的美丽,终究无法遮掩它的孤寂与落寞。

或许,这便是时光的无情,带走了曾经的繁华热闹,只留下这一片寂静,让人在回忆中感慨万千。

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,会有新的活力注入这条老街,让它在新时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,重新绽放出昔日的光彩。而我,将怀着这份期待与希望,继续在心中守护着它,期待它的重生。

此刻,我只担心那只受伤的蝴蝶

■ 林京勇

早上阳光很好
瓯江边,钓鱼佬们都忙着收摊了
我才转出来

江岸杨柳依依,草色葱茏
那些紫色的黄色的花,鲜艳夺目
自然欣欣向荣,多么美好啊!

突然一只蝴蝶飞到我前面
我向前走一步,它就往前飞几步
飞着飞着就停在路边上,不走了
是为生活挣扎得太猛?
还是为爱才折断了翅膀?不得而知

忽然想起前几天折来的那些玫瑰
好端端插在花瓶里,也不缺水啊!
只那么几天,花瓣就蔫了

当美好被关注,或者据为己有
同时它的负面也会砸在自己手里
就像那些美丽花瓣,高贵洒落一地
每捡一片,心都会疼痛一次

而此刻,我只担心那只受伤的蝴蝶
虽然是那么的无缘无故